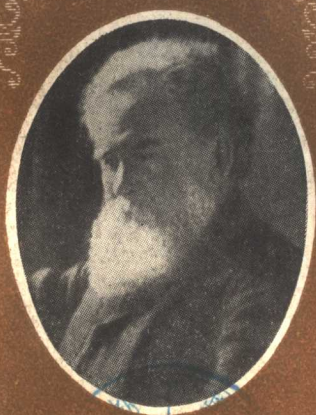


102996



柯羅連科

柯托夫 著

新文藝出版社

313
02
55

2(7)2

4155

K.I

102996

科 連 羅 柯

柯 托 夫 著

倪 亮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柯罗連科是十九世紀俄羅斯杰出的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是沙皇專制制度的激烈的反對者，在他的作品中充滿了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因此，他經常受到沙皇政權的迫害，過着長期的流放生活。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的柯羅連科全集的序言譯出。作者柯托夫對柯羅連科的生平作了一般的介紹，同時對他的主要作品作了清楚而扼要的分析，這對於理解柯羅連科創作的社會意義有一定的幫助。

A. КОТОВ

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ПЕРВЫЙ

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年版本譯出

柯 羅 連 科

柯 托 夫 著

倪 亮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南京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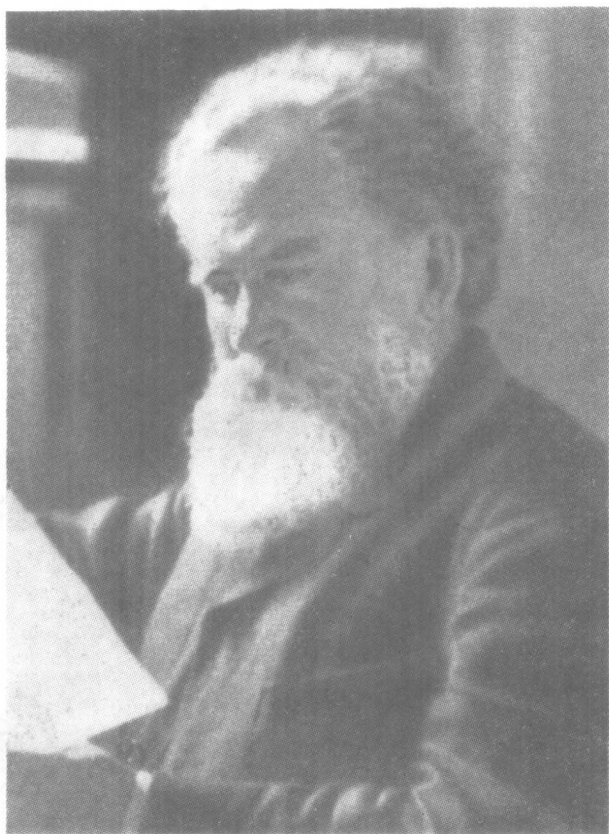
書 號 117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插頁 1 字數 40,00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1,000 定價(7) 0.22 元



柯羅連科像

ГАХ 27/13 07

柯羅連科是一個具有卓越和偉大的才能的作家。他是作為許多中、短篇小說、文藝特寫、四卷我的同時代人的歷史的作者，最後，作為評論家和政論家而載入俄羅斯文學史的。柯羅連科的許多作品，可以列入具有最輝煌的成就的俄羅斯古典文學之中。他的那些以深刻的獨特性見稱的創作，構成了整個一代俄羅斯現實的富有特色的編年史。柯羅連科的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特寫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反映了兩個世紀之交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時期的俄羅斯鄉村，並且展露了在他以前的文學中從未提到過的人民生活的許多方面。

柯羅連科文學活動的繁榮時期，是在八十年代的下半期。在最黑暗的反動時期里，俄羅斯社會中的一切進步和愛好自由的活動都受到了沙皇制度下警察的橫暴的鎮壓，可是，在年青的作家的聲音中，卻响彻了關於人民的蓬勃的力量的新的啟示。在柯羅連科的後期作品中，作者同樣地表現自己是人類的热烈的保衛者，他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奴役、罪惡和虛偽，他是暴力和反動勢力的不可調和的敵人。柯羅連科的整個社會活動和文學活動都是以高度的公民熱情、以對祖國的無限熱愛為特征的。無論是作為一個普通人或藝術家，他，柯羅連科，在我們看來，正如高爾基所正確地指出的，乃是“俄羅斯作家的理想形象。”

符拉其米尔·加拉克季昂諾維奇·柯罗連科于1853年7月27日生于烏克蘭伏倫省的季托米尔城。他起初是在一所私立的寄宿学校里讀書，后来，进入季托米尔中学。在柯罗連科滿十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被調到一个小县城罗夫諾去任职，柯罗連科在那儿讀完了实科中学，并获得了銀質獎章。

作家的父亲，是一个法官，在基森涅夫一所“非特权階級的寄宿学校”里受过教育，他学識淵博，并且为人正直廉洁，这使他不同于一般的外省官吏，因此，在周圍的人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有点怪僻的、难以理解的人物。在他过世后，市民們說道：“怪人一个，結果：死后留下妻儿挨餓受冻。”实际上，在父亲死后，十五岁的柯罗連科和他的全家的确面临着难以克服的貧困，全靠他母亲努力撑持，他才能讀完中学。“父亲去世的时候，沒有給家里留下任何遺產，”作家后来回憶道，“因为，甚至在那个时候，在旧制度之下，他也只靠薪水維持生活，他絲毫不苟地拒絕接受任何贈礼和間接或直接的賄賂。”在柯罗連科的家庭里，籠罩着友愛的气氛，培养了正直、誠实和直率的性格，这在孩子的精神发展上起了良好的影响。

在童年的时候，柯罗連科夢想成为一个为祖国人民受难的英雄。“一个小浪漫主义者”，后来，他这样称呼自己。这个“小浪漫主义者”，曾經帮助一个从兇惡的地主那里逃跑的农奴的孩子藏在无人过問的草棚里，同时，又热烈地同情一个貧苦的农村少年——“来自圣道米尔的福姆卡”，他所讀的第一

本書中的主角的命运。在这些年代里，柯羅連科經常沒人照管，几乎享有絕對的自由。他喜欢在漫長的夜間，躲在廚房的黑暗角落里，听父亲的馬車夫或到他家串門子的女鄰居講烏克蘭的民間故事。在学校放假的日子里，他住在乡間，看到烏克蘭农民的艰苦、不自由的生活。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印象，成了他的許多作品的題材。只要回憶一下盲音乐家中伊奧兴的形象，回憶一下充滿深刻的詩情的特写夜晚、象童話一样的伊奧兴——基蒲尔的鮮明色彩、我的一个同时代人的历史中对烏克蘭乡村的描繪，就足以使人了解，烏克蘭人民的生活在作家的創作中获得了如何深刻的反映。

在童年的时候，柯羅連科目睹农奴制度时代惨无人道的殘酷現象：就是在1861年改革^①以后，他仍然看到地主对农民的殘忍迫害。同时，他也沒有忽視官吏們普遍受賄的事实。在我的一个同时代人的历史中，柯羅連科以卓越的技巧描繪了县法官們的形象和高級官吏們阴沉沉的面貌，作者称这批高級官吏們为“暴吏”，他們用愚蠢的权力統治着居民。柯羅連科从小就看出各民族間的不平等現象，这种現象在俄罗斯西南边境上表現得特別明显，作家是在那儿度过童年的。

在县中学里度过的岁月对于柯羅連科的性格和世界觀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县中学里，虽然有着“殘酷乏味的制度”，有着象自动机械似的教書匠，有着体罰和禁閉室，但是，

①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第二頒布了所謂“农奴解放”的命令，这在俄国历史上叫做“改革”，这个命令虽然在形式上解放了农奴，可是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奴必須付一大笔錢才能得到一块小小的土地，因此，所謂“改革”在实际上並沒有給农民帶來任何好处。

同时，也有着一群亲密的同学们，他们瞒过了学校当局，秘密地流传着革命民主主义流派的书籍。虽然果戈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的名字并没有列入学校的教学大纲内，虽然提到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舍甫琴柯，就会被关进禁闭室，并且会拿到“品行恶劣证明书”，但是，柯罗连科却兴奋地读着猎人笔记，几乎能背出涅克拉索夫的全部著作，并且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的革命者赫美托夫作为自己仿效的对象。在生活里看到的那些极不公平的现象，早就唤醒了柯罗连科的意识。1871年，柯罗连科在实科中学毕业后，怀着帮助人民的愿望以及“为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深深地负疚的感觉”，进了彼得堡工艺专科学校。一开始大学生活，他就投入了关心社会问题的氛围中，社会问题是当时进步青年极其关切的问题。他参加了许许多多学生的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学生们对哲学、社会、经济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

不久，柯罗连科被迫离开了工艺专科学校。“到彼得堡的时候，我身边只有十七个卢布，”作家回忆道，“此后两年，我一直在与贫穷作艰苦的斗争。”柯罗连科不得不放弃学业而从事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劳动。他为植物学的图解著色，绘制图样，并从事校对工作。他做这一切工作，所得只有几个戈比，这些钱仅能使他勉强过活，不致饿死。

1874年，柯罗连科移住莫斯科，进了彼得农林学院。在这儿，柯罗连科听伟大的俄罗斯学者季米略捷夫的讲课，并受他的委托，为他的讲授绘制实物图表。教授与学生之间开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他们生命的终结。季米略

捷夫是一个始終不渝的唯物主义者，他坚信科学的力量，在柯罗連科的心目中，季米略捷夫乃是俄罗斯学者的理想典型。后来，作家曾不止一次地回憶到自己偉大的老师。柯罗連科在答复季米略捷夫祝賀他六十岁生日的賀电时写道：“离开学院已經許多年了。時間使我們年齡間的差別变得 不显著了。可是，对于我説来，您至今还是一个最好的老师。”

在学院里，柯罗連科和一些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接近，并且閱讀禁書。他受托管理秘密的学生圖書館，这个圖書館以流傳具有革命內容的書籍为主。依据学院院长——一个思想反动的人——的描述，柯罗連科是“一个頑固地坚持自己主見的人，假如这些見解具有……錯誤傾向的話，那么，这个人就很容易誘惑其他一些独立精神比較欠缺的青年跟着他跑。”

学院当局是彻底奉行警察局的指令的，1876年3月，柯罗連科参加了学生們反对院方的集体抗議書的起草工作，因此，被开除学籍，后又被逮捕，并被逐出莫斯科。“在学生們进行抗爭的时候，”柯罗連科在自傳中写道，“由于我被同学們推举为呈递集体請願書的代表，因此，就遭到放逐。起初，我被放逐到伏洛高德斯克省，后来，又在警察当局的監視下回到克隆斯达特……一年后，我移居彼得堡，在那儿，为了維持生計，和兄弟們一起干过各式各样的行业：教課、画图，主要的是做校对工作。”他做校对工作是在彼得堡一家迎合小市民口味的、規模很小的、沒落的新聞報館里。不言而喻，在这样的一个報館里工作是絲毫不能使柯罗連科滿意的。他打算从事文学創作，并且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說探求者的生活插曲（1879年）。小說前面的題詞說明了整个短篇的意义，这題詞引用了涅克拉

索夫的長詩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中的以下幾句話：

在坐世上面
給自由的心灵
預備了兩條道。
估量一下高傲的力量，
估量一下堅定的意志，
該走哪一條？①

短篇小說的主人翁放棄了個人的幸福，選擇了為人民服務的艱苦道路。這是符合於柯羅連科本人的心情的。在那個時候，他感到：民粹主義者的運動是能夠戰勝專制制度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只需要進步人們的努力。根據那些同情七十年代社會運動的柯羅連科的同時代人的回憶，可以斷定：在柯羅連科的住所里，曾隱藏過從事地下活動的革命者，並保存過禁書。柯羅連科準備從事宣傳活動，同時，為了能夠深入人民的生活，他曾學習過制靴的手藝。

繼七十年代末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具有反政府的示威性質的涅克拉索夫的葬禮和憲兵隊長迈靜采夫的被刺——1879年3月，柯羅連科因有印刷和散布革命傳單的嫌疑而再度被捕，關禁在里托夫斯克要塞里。1879年夏天，他被放逐到格拉紹夫——維亞特加省一個荒僻的小城。在流放的过程中，柯羅連科感到必須要接近人民，他認為：關於人民的抽象概念應該在清醒的現實生活中獲得考驗。他充滿了精力和年青人的朝氣，甚至連流放一事，他也把它看成是對人民生活的實際體

① 曾參考楚图南譯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驗。在去格拉紹夫途中的一个驛站上，他写信給彼得农林学院的一个同学B·H·格里高里耶夫說：“您該記得，我过去幻想过夏季旅行，此刻，我虽然失去了自由，但是也算是在旅行啊。”

在这个时期里，柯羅連科想認真从事文学工作的願望終於成熟了。1880年，短篇小說不真实的城市在报上发表，这是一个描繪格拉紹夫生活的短篇，依据柯羅連科本人的自白，这篇东西有很多地方是摹仿烏斯賓斯基的手法的。

在流放期間，柯羅連科处在警察局压制和直接迫害的最艰苦的情况中。县警察局長檢查他的信件，对他进行搜查，并偷听他跟別人的談話。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創作，必須具有非凡的毅力、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以及克服困难的能力。年青的柯羅連科是否具备这一切呢？在他从格拉紹夫写給他的姊妹們的信中，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們是得过且过的混日子，还是有着願望和力量来从事工作，即使是在自己的修养上下功夫呢？我們有沒有前进的目标呢？——有的。在目前的环境中，在这个上帝保佑的格拉紹夫的小城里，能不能鍛煉自己而在这方面‘获得成就’呢？……——能够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能够做到。”即使在以后的流放生活中，柯羅連科也沒有放弃这种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

格拉紹夫县警察局長向上級的报告中写道：“为了使一些年青的政治犯不致受他的独立自主，大胆不遜的性情的影响起見”，1879年10月，柯羅連科重又遭到流放，这一次是被流放到格拉紹夫县的更遙远的一个地区——白樺屯。“这不象个乡村，甚至也不象个村落，”柯羅連科写道，“这不过是散布在森林和沼泽地区的几个相距十五至二十維爾斯塔的庄院罢

了。”在白樺屯，柯羅連科表現了他性格中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他和人民建立了深厚、親密的關係。在他那寫于白樺屯的信中，他不止一次地談到自己渴望成為一個對周圍的人們有用的人，同時，在一封給親屬的信中，他寫道：“我正開始制靴匠的營生，”在這句話中，並沒有耍弄、做作或開玩笑的意味。柯羅連科認為這個工作是迫切需要的。他渴望別人不要把他看成是一個貴族，在他所寫的一封信中，他非常滿意地敘述了白樺屯的農民們怎樣以尊敬的态度對待他，並稱他為“愛干活兒的漢子”。同時，制靴匠的工作使他有可能直接與農民們交往。在他所寫的幾封信中，他再三要求別人寄給他謝德林的童話一個庄稼漢怎樣養活兩個將軍，顯然，他想在宣傳的時候應用它。柯羅連科在他1880年1月11日的信中寫道：“很幸運，我在这儿有機會跟那些不是一味追求眼前小利的人們坦率地談心；在这里，也有一些美好的、令人愉快的時光，那時候，人們會忘却沼澤和森林，也能談談那有時令人不快的周圍的情況，並且了解這些情況：然後，你就會以更有朝氣、更活潑的心情來看這個世界。”在這兒，柯羅連科直接接觸了人民的實際生活，這使他確信民粹派關於理想地安排農民生活這一概念的虛幻性。

白樺屯並不是青年作家流放生活的終點。維亞特加省行政當局認為柯羅連科是專制制度的死敵，所以始終不讓他獲得安寧。1880年1月，他遭到了新的陰謀的迫害。他被控擅自離開流放地，並與政治犯發生當局所禁止的聯繫。很可能，由於民意黨^①人加緊活動，最高警察當局也對柯羅連科特別注意起來了。1880年1月，亞歷山大二世被刺，不久，柯羅連科

被捕，流放到維亞特加，后来又被关禁在維什涅伏洛茨克政治犯牢獄里。警察当局本来打算把他流放到东部西伯利亞，但是結果他們却把作家从托姆斯克流放到彼尔姆省。

柯羅連科以流刑犯的身分住在彼尔姆，他尝试了好几种职业，做过制靴匠、工作記时員、烏拉尔—郭尔諾查伏茲克鐵路局統計处的文書。他在这儿工作到1881年8月11日——再度被捕的日子，从此以后，就开始了最長久和最遙远的放逐生活。

1881年5月3日，亞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死。亞历山大三世的政府要求一部分政治犯作特殊的宣誓。柯羅連科也接到这样的誓文，但是他拒絕在它上面簽字，以示抗議。柯羅連科在給彼尔姆省省長的声明書中，列举了沙皇政权橫暴的事实，沙皇政权的一切措施純粹是为了鎮压人民。因此，柯羅連科写道：“良心不允許我服从要求，来作这样的宣誓。”“我不能不这样做，”当时，他在給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

警察当局認為拒絕宣誓是“敌对情緒”的特殊表現。在有关“国事犯”、“制靴匠和写生画家”（在宪兵司令部的文件中，是这样称呼柯羅連科的）的案卷中，又补充了苛刻的評語，这些評語意味着：柯羅連科必須受最严厉的处分。他被捕之后，

① 民意党是民粹派中的一个支派。民粹派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流派，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产生于俄国。民粹主义者錯誤地認為資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偶然的”現象，認為資本主义不会在俄国发展起来。因此，无产阶级也不会增長和发展起来。同时，民粹主义者又認為历史不是阶级斗争所創造，而只是个別傑出人物，即所謂“英雄”所創造的，群众、“群众”、人民和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这些“英雄”走的。后来，民粹派分为两派，即：“民意党”和“黑分党”，“民意党”的拥护者贊成并采用对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起有害影响的个人恐怖策略。（摘录自簡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面存着特別的戒心，把他看作最危險的罪犯，流放到西伯利亞。柯羅連科被監禁在托波爾斯克軍事勞役營的單人牢房里，前途茫茫，使他陷入了絕望的境地。他寫了一首詩，這首詩表露了他的郁郁不樂的心情：

我周圍盡是兵器、馬刺，
軍刀叮當作聲，
在牢房的門邊，鐵門
掉在地上，發出嘩唧唧的轟响。

接着，我身後的門關上了，
挂鎖開始鳴响起來，彷彿在呻吟……
骯髒、窒息、潮濕的牆壁……
我的天地就是牢獄……我孤單單的一個人……

可是，在我的胸膛里蘊蓄着巨大的力量
我有着我所喜愛的，為之生活、受難的理想……
但是在这坟墓似的監獄底層，
我不得不把這一切遺忘。

可怕啊……
我那自由的少年時代的
光明理想，我對
崇高的思想力量的神聖信念

剎那間，一切都黯淡下去，
埋進了心靈的深處……

我的天地变得狭小无比，

我的光明只有窗戶上的一綫亮光……

这首詩的悲觀情調只表現了作者一剎那間的心情，因为
在柯羅連科以后的創作或信件中，就不再有这种情調了。

1881年12月，柯羅連科被發配到雅庫茨克州的阿姆加
村，这个村子离开当时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流放地維柳伊斯克
約几百公里。到了这里，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远离某几个
文化中心的地方，他开始写作馬卡尔的夢、在坏伙伴中、杀人
者这些作品。可是，这些作品是絕對被禁止出版的。“县警察局
長曾經直截了当地对我声明过，”柯羅連科在一封从阿姆加发
出的信中写道，“写了要出版，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柯羅連科回憶自己的流放生涯时，曾經幽默地写道：他
“被送到民間去，花的是公家的錢”。在阿姆加村的生活使他接
触了他所不熟悉的人民生活方式，并且使他，正如他自己所說
的，处在与人民“完全平等的关系中”：他縫制皮靴，承接“外地
的”訂貨，还兼营农事。同时，柯羅連科极其專注地研究雅庫茨
克人民的生活，記錄他們的歌謠，并且学习他們的語言。那几
年的所見所聞后来成为許多描写西伯利亞的短篇和特写的基
础，这些短篇和特写構成了作家創作遺產的重要部分。1885
年，柯羅連科获准回到俄罗斯欧洲部分，但是沒有权利住在京
城里。他移居尼日尼—諾夫哥罗德，在那儿住了十多年。

2

还在少年时代，柯羅連科就已經意識到自己对文学的爱

好。正如作家自己所說的，当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已經有一种习惯——喜欢把自己的感想用文字表达出来，为自己的感想寻求最好的形式，并且一定要找到这种形式才能安心”。

柯罗連科第一次发表自己的作品是在1878年。这是一篇論述街头事件的报刊文章，从这个事件上，作家清楚地看到了警察对待彼得堡貧民的暴行。

次年，发表了探求者的生活插曲，不久，又发表了不真实的城市和亞施卡（1880年）。在不真实的城市中，柯罗連科就已經达到了相当高的技巧水平。柯罗連科真实地描繪了一个偏僻的城市，这个城市好象“本能不曾获得充分发展的两棲动物”，居民的生活“在貧困与苦惱中掙扎”。在这种描繪中，柯罗連科表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傾向，表现了他力求深刻而真实地描繪现实的意图。作家启发了讀者，使他們想到：要擺脫“不真实的城市”的生活所陷入的那种令人厭倦的、苟且偷安的状态，出路不在于回复到象民粹主义的文学中所談的那种原始时代的生活方式，而是在于发展工业，建立新的城乡关系，这种关系会使新的、真正的人成長起来，并且还会替爭取人民幸福的斗争开辟未来的远景。

但是，在流放到阿姆加村以前所发表的短篇小說中，最有意义的要算是亞施卡了。这个短篇的主人翁是一个农民，由于他公开地反抗警察的暴行，同时揭发了“不法的長官們”，因此，被監禁在瘋子住的單人牢房里。作家認為他的反抗乃是“神話与现实主义的結合”。一方面，亞施卡相信善的抽象概念，相信非现实的“合乎正义的法律”，在亞施卡看来，这种法律仿佛已經確立了，但是一般“不法者”把它隱藏起来，不讓人

民看到：另一方面，亞施卡的抗議針對着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奴役制度，——从这方面來講，他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柯羅連科看来，重要的正是亞施卡这方面的性格——他那种反对现实生活条件的毫不妥协的憤懣情緒。柯羅連科在告讀者書中（这篇文字沒有收进短篇小說的正文里），用以下的話闡明了亞施卡的反抗的社会意义：“說真的，亞施卡有点儿可笑，虽然他的境况充滿着悲劇的因素。但是，你們可知道，亞施卡是从哪儿来的，你們平常有沒有看見过这种人，你們知不知道产生亞施卡的环境和条件，你們有沒有这种想法：認為所有象亞施卡这样的人已經都被关在牢獄里，生活不会使那些安分守己的庄稼汉变成大批象亞施卡这样的人？如果你們深信这一点的话，那么，回答一定是很清楚的：亞施卡將會默默無聞地死去，他的骸骨將被踏在生活的脚下……但是，假如从人数上講，这个問題的解决是有利于亞施卡的呢？請你們想象一下，亞施卡这一类人也許会象雨后春筍似的从土壤中茁長起来，他們全都同样的坚定、不妥协、否定一切，全都大声地叩击社会生活的大門。那时候，本来可能大有效果的、日漸进展的妥协事业也許就会幻灭，連預定的进程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那时候，生活將站在亞施卡那一边，而妥协事业將在历史的无情的審判前面归于失敗。”在这些語調酷似謝德林的散文的言辭中，特別強調了亞施卡的反抗的自发力量，柯羅連科認為这种反抗是人民日益增長的憤怒的表現。

柯羅連科写他創作中的重要主題之一——爱好自由与反抗的主題——是从亞施卡开始的。就这方面來說，短篇奇女子也同样是具有代表性的。柯羅連科的这个优秀作品具有不寻